

豫章叢書

第二二五冊

魏

章

集

書

卷之五

宗伯集卷十二

宋 孔武仲 常父 著

記

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故丞相王文正公旦嘗知岳之平江有善政公旣去其民相與築堂畫像而祠之其後棟宇敝闕則奉公之像寶積佛舍中久之寶積燔於火縣人復相與謀曰我公去此雖久而澤之被於民者尙在也而可以遂忘乎乃求公所嘗游息之地得縣西之山元老亭卽而祠焉自公之去更厯五朝凡百有餘年當時父

老皆無在者倣之以風雨蜚之以烈焰地三易矣而人心不移此豈號令約束之所及哉蓋德之在人者深而人之懷公者至黃髮之叟垂髻之童語以相傳無有終極雖千萬世如今日可也況十百年之間乎公始以文學識度見知於眞宗皇帝遂登相位秉國政十有八年天下富樂四夷賓服眡漢唐間所謂甚盛之時未有過之者也是時國家閒暇天子以盛德興禮樂以幾唐虞三代之治文武並用賢能輩出其議論倜儻功名暴著者絡繹於圖史之上然術業遐遠使人心服者無與公比以眞宗之聖而得公之賢

道合志同不言而心喻優游巖廊以至太平故其德
行勲庸載於策書雖以田野之耆老皆能知公之名
道公之事儒生學士以公之功德擬於前世漢則魏
丙晉則王謝唐則房杜而未有以爲溢美者至公論
宰相之器安閒靜密能使大事爲小有事爲無者必
以公爲法未有聞之而不悅服者也此猶功成名立
之後朝廷之所褒史臣之所稱嘆旣以浹熟于天下
之耳目矣故其知之不難其信之不易也若公在平
江時齒少位卑言動束于上下之勢施爲阻于法令
之禁其澤未廣也其受詔而至歲滿而罷與吏民接

者三年之頃耳其居未久也而其人歌詠愛慕至今
與公始去之時無異其拜俯奉事之嚴如公之在也
是果何術以致之哉嘗聞久而不可變者莫如誠誠
之所加大可以動天地幽可以感鬼神其力可以回
寒暑其精可以裂金石而況於民與我同類者乎然
則公之所以得民者其事無窮而其理可以一言盡
也公之曾孫古奉使湖南余客長沙欲余記其事以
示久遠其後七年並官于朝間而見語曰卒無以揚
我祖之德乎余以謂公之事業在于天下傳于衆人
誠不待論著而後明也然被之金石以貽無窮所以

佐荆人之思且明公之所以爲宋宗臣者其端乃在人未知之時非已貴而後爲之者也則後之人瞻仰餘烈而欲企及之者當如何哉故爲之書元祐七年四月十九日

陳成肅公畫像記

元豐二年春揚州新學成而成肅公薨州人以幣如吳使畫者何充圖公之像設于經史閣朔望行禮如先師云公姓陳氏世家建陽少孤徒步數千里而之母黨甄氏兼晝夜讀書居之數年學大成名聞當世遂登進士科自御史諫官爲侍從歷宰相樞密使公

智識精明而厚重沉默朝廷有大議論相顧不決公
氣貌安閑不見畔岸徐一言以折之眾則大服曰陳
公之言是也天子方倚以修太平會公以疾辭位遂
鎮淮南所謂新學者自始役至罷公數行視間以燕
飲勞諸生學既成公請于朝頒國子監書以訓學者
公之所賜特厚矣則學者祀公雖久其可忘乎俾進
退升降于其前者視公之貌而知其平生退將有以
警于已是宜以其閎深博厚爲治心修身之道以其
聰明儁爽爲立事應物之方以其忠于君孝于親惠
于民爲居家立朝臨官之節則公雖去矣而澤施于

人者常在也至于位尊祿厚寵辱天下在公爲宜有
而得之不得則天也若曰彼得爲將相而我則未焉
我之恥也此不爲知公者于是揚之官屬相與屬余
爲文以記之系之以詩曰惟公之侯爵隆位極勢則
有止不遷惟德古之豪傑爲來者師瞻公之容孰不
公思思其所爲以立于已公澤之長配此淮水

楚州山陽縣令廳北軒記

余友倪敦復爲令于楚之山陽闢其廳事之後爲軒
北向列圖書于其中前植花艸以爲幽深間謂余曰
世之學者方其少時誦先王之書覽百氏之說窮日

夜之力而不厭及既仕矣則曰吾知有公事爾學姑置之如是罷心于聽斷期會之間若天下能事不出乎此者幸有餘日則又驚于竿牘請謁勤勞于燕嬉談笑之佚日用薰誇恬以爲故而不知變年益壯志益衰卒無以自別於流俗夫少而積之長而棄之害莫大焉非仕宦之必能驅人如此蓋有所逐而不知自反者常情然也吾爲此懼治事之餘必卽此軒以學觀聖賢之言而求其述作之大故方其有得而事與心會曠然若登高以望酒然若清風之卻暑而世俗之好樂一不干于其間此吾所以養其志而有待

焉子爲我記之勿辭敦復餘杭人清明而好修文章
秀美尤善議論山陽東南之衝四方賓客雜還于境
而縣最劇煩敦復治有條理吏畏民安之士大夫無
遠近皆稱譽日未昃而庭中蕭然如在山谷然不以
用意於其進退自修飭其志愈勵是可書也乃爲之
記而陷於北軒之壁

信州學記

信州新學作於元豐五年十一月之庚寅成於明年
三月之乙未旣成州之學者相與造余而言請爲之
記惟聖宋剗五代之敝合并四海仁義禮樂之澤洽

於民心者百有餘年而熙寧以來學校最盛內自京師旁達邊郡聚士有舍講業有師課試誦說與夫賞罰陞黜之法日增月長以至大備四方之士幸遇太平君子長養人材之時贏糧束書爭集黌舍惟恐在後信爲江東之遠州南屬閩東被浙土之待舉者七百餘人而例不除學官前此三年天子從使者之請以州官兼治學事余適爲幕中吏得以承乏庠序其地在子城之東形勢庳窄民廬挾其旁山林蔽其後居處無夏屋出入無高門而士之來者猶相望不絕何也彼相招以講習論辨之益而於居處之安則未

暇議也夫居不求其安者士之分也上之所以待士者豈當若此乎傳曰處士就閒燕蓋教之不以其道德居之不以其地其病一也有位者孰不欲有爲以譽滿人心之所願然文章有上下之稟議論有同異之爭或材局于府庫而不可出力隱於兵民而不可用此事之所以常廢而人不被其澤也竊爲學者憂之會轉運判官郊公亶知州事楊公仲孺相與謀議以招學者爲先急乃發庫錢五十萬以付有司而余實與二三聯事之人升降險阻擬度廣輪凡地之在民者勸以貿易良材堅壅出于諸縣然後隳山發石

剪剗萃木高者損以爲平狹者培以爲廣旁積步道以屬于舊學之北而營其上爲經史之閣教授之堂諸生之舍環起參出整若棊局眎舊之廣加倍以增高丈有三尺諸山森然若翔若踊出于三面使士之來者去湫底而卽亢爽脫卑闇而登高明又爲之大其正門高其牆垣庖湑之所皆易新之而飲食燕息之具滋設此余與二三僚所以佐公上之命而勸相學者之萬一也夫學之道先後有倫始卒有漸不得其端雖強力不可以至也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

于君臣父子之間其守寓于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
樂詩書其聲籥鼓琴瑟士之志于道者不憚歲月以
游心于其間至于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
謂不惑之時也廓之益廣濬之益深又十年焉則性
命之理較然于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爲大夫矣此聖
人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之後
而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古之人知此而求之
是以行應規矩智揆萬變處焉可以爲子弟師法出
焉足以有功烈于民蓋道德在己則其成物爲不難
也今學者旣得朋友以相與處矣則學之序可以不

知哉按舊學作于嘉祐七年距今未遠而棟梁有敗
折者甃瓦有斷缺者物之興壞不可久其勢如此後
數十年間則今日之新豈特爲故耶意必有更而大
之者不爲之記則懼無以知今所以興作之詳也乃
爲之書使來者稽焉

安堂記

朝奉郎太原王公出守上饒之初更新約束上下就
序決事以敏行己以誠情者勸勉奸者懲革未幾翕
然稱治乃爲堂于使廳之後曰安堂客謂公曰天子
躬親萬幾日旰而後食詢求良吏付以遠民公來治

未久奈何以安佚自處也曰非此之謂也吾疾夫世之營營而不安于分者欲守以爲戒且自勉也于是魯國孔武仲爲言其義曰天下之事日接于人者多矣利害榮辱之變盛衰進退之序循環如寒暑迭至如晝夜凡寓形于天地之間者莫不由之而君子之所以異于眾者以能安之也今夫茅茨爲覆上庫下濕人以爲不如雕牆華宇也斷轅折軸驂以款段人以爲不如朱輪駟馬也穿綈爲袍敗革爲履人以爲不如錦衣赤舄也藜羹脫粟每食不飽人以爲不如方丈五鼎也以在彼爲有餘以在我爲不足疲心乏